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国民党二十九军 进攻红军在柳林溪的溃败情况

（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月）

执笔 胡临聪

红四方面军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境内，仅一个月时间，解放了通、南、巴，一九三三年二月建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胁着四川大小军阀，特别是田颂尧的防区首当其冲。红四方面军进入田颂尧防区之初，红军指挥员旷继勋曾写信由前线辗转送与田颂尧，信的大意是：此次红军进入四川，不会久留，不过暂时假道，即将他去等语。田认为此信不足为凭。同时据探报，入川红军不过几千人。田颂尧自视二十九军兵员械弹均比红军优越，想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压迫，似不难将其一举赶出川境，使通、南、巴重归二十九军统治。加之，一九三三年初，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

并拨发军费、弹药为田撑腰。田奉命后曾说：“自己的官可谓高矣，应该乘时好好地干一下才对。”于是便决定以二十九军主力，分兵三路，向红四方面军发动进攻。

形势概述

一九三二年前后，四川处于军阀割据，拥兵称霸，民不聊生的混乱局面。作为当时军阀之一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拥兵六万（所属部队番号、兵力、编制详见附表），据有川西北二十六县的广大地盘，对劳动人民横征暴敛，田赋一年数征，在当时就已预征到一九七一年了。当地人民完全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田颂尧把主力调集成都，伙同刘湘攻打刘文辉，经过数日激烈巷战，双方伤亡均众。后经邓锡侯出面调停，达成休战协议。当田颂尧正在把部队分置于成都、新都、德阳各县进行调整待机再图时，忽传原在豫鄂皖边区的红四方面军，已转移到川陕边区。而二十九军原来留置后防的部队，仅有罗乃琼师万选青旅之一个团在通、南、巴驻防，每县兵力不过一个营。他们既慑于红军威势，又见到三县劳动人民纷起响应红军。在此情况下，田颂尧的驻防部

队，只见红军一来，便望风而逃，于是通江、南江被红军解放。对此，田颂尧大感震惊。他硬着头皮说：“既然红军到了通、南、巴，威胁到我军的生存，那就不管怎样，只好非干不可了。”他立即电令留守仪陇、南部的第一路司令李炜如率部驰赴通江，相机收复县城；同时调集成都附近的主力部队，迅速回师援应。

一九三三年一月初，李炜如率所部及罗师万旅之一部，驰赴距通江约二十里的鹦哥嘴一带布防，并令该路十七旅长兼三十二团团长刘鼎基率部立自成都赶赴前方。历三、四日，探知红军有向南江、巴中迂回切断后路之势，为避免遭受歼灭，李部立向巴中撤退。行至距曾口约三里的道上，突遭红军由龙成寨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部队当即溃散。退过巴河，始将沿途所收容的部队带到巴中县属万安乡休整待命。一月二十三日，巴中县城即被红军解放。

田颂尧鉴于李炜如路一出动便被红军击溃，认为情势更趋严重，存亡攸关，遂再加紧调兵遣将，重新部署，以期恢复其原有的通、南、巴地盘。

（一）兵力部署

前敌总指挥、副军长孙震。

右翼纵队司令官、第三师师长罗乃琼。以第三师及第一路组成。

中央纵队司令官、第二师师长曾宪栋。以第二师及第五师各一个旅组成。

左翼纵队司令官、第四师师长王铭章。以第一师、第四师、第五师、第二路、第三路、独立旅等部的部分部队组成。

（二）各纵队作战行动

1. 右翼纵队先由南部、仪陇地区开进，肃清巴河沿岸，联系中央纵队，以收复巴中县城为目的。

2. 中央纵队由阆中、苍溪地区向巴中前进，第一步先行扫清巴河沿岸，然后以一部威胁红军侧翼，协助右翼纵队收复南江。

3. 左翼纵队由广元、旺苍开进，第一步以收复南江县城为目的。

4. 以巴中、南江县城完全收复，为作战第一阶段；经过略事休息整补，再将前线兵力分路并进，以收复通江县城，压迫红军撤离川境，将防区全部恢复，作为战役最后结束。

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旬，二十九军各纵队共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即向指定地区分别集结完毕。田颂尧、孙震于十二日亲赴阆中视察，孙震并将

其前敌总指挥部设置于阆中；军指挥所决定先在南部、俟战况进展，再推进至阆中。

二月中旬，各纵队按上述计划开始行动。先头分别由仪陇、恩阳河、阆中、苍溪龙山、南江木门各地分路前进。

右翼纵队罗乃琼师之薛廉身朱麟两团及田泽孚旅之宋培根团于望王山、枣林一带推进，先后进至梁家河、三江口之线。李炜如路由巴中所属之万安乡推进，从曾口渡河，进迫龙成寨，与扼守该寨之红军激战。红军自行撤退后，田军继续前进，沿途不断与阻击之红军发生战斗。

中央纵队沿阆、巴大道向巴中前进，曾师、廖旅进至恩阳河对岸之杏儿垭，因被红军阻击，当即联系右纵队罗师之一个团，合力向红军猛攻，但被红军反击退下。第二天，红军主动放弃巴中城，退过清江渡。田军三月八日进占巴中，并继续向清江渡前进，遂在该地左侧与红军相持了一段时间。继后，田军行至龙成寨时，因该寨有红军扼守，曾师之马团与右纵队李炜如路的部队联合向龙成寨攻击，经过一天的激战，因未奏效，仍退守原阵地。第二天红军自动撤离，中央纵队联系右纵队的部队继续冒进。当到达杀（沙）牛坪时，遇到红军的有力阻击，于是曾师

廖旅与右纵队罗师、李路合力向红军攻击，自上午九时开始激战至夜，廖旅官兵伤亡在三百人左右，武器亦有损失。继因红军主动后撤，田军得以进到巴、通边境。

左翼纵队，大部由成都、一部由绵阳陆续出发，二月中旬于广元、元坝、旺苍等地集结完毕后，即以刘汉雄路的王耀祖、杨选福两旅沿普子岭、三江坝、孙家垭、~~癩~~巴石向罗家坝、侯家梁等地进攻；第五师之覃世科旅则由木门向周家坝进攻，企图逐步前进，达到收复南江之目的。

在左翼纵队各部向前推进时，沿途均被红军阻击，曾发生大小不同规模的战斗，因而进展较为迟缓。红军每于达到迟滞敌军前进的目的之后即主动撤退。当该纵队进至木门之马桑寨时，遂遇到红军的有力抗击。初由覃世科旅及十五旅之谢安华团、叶济时旅之袁国驯团担任主攻马桑寨，在谢团行将攻到山顶时，红军突以八杆红旗形成纵队出击，立将进攻部队击溃，伤亡官兵二百余名，于是田部被迫退守木门待援。是晚，李鋈陶旅开抵木门。第三天，李、覃两旅及叶旅袁团又再度向马桑寨红军攻击，从午后至入暮，反复进退数次，形成拉锯。战况颇为激烈。最后虽将马桑寨占领，但伤亡甚众。

与此同时，红军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命广元桃园地区游击队长侯某派人持函到广元同王铭章接洽。来信的大意说：我们不愿同你们作战，希望同你们成立一个关于双方互不侵犯的协定。王铭章接信后，当即召集随军幕僚商讨应付办法，最后他认为：一、听说张国焘杀人厉害，成立协定后，难免不遭受他的突然袭击，那不仅部队要受损失，而且个人有生命危险；二、既要收复通、南、巴，田军长决不容许成立协定。因此对这封信既不答复，也不转送军部。作战行动仍继续进行。田军将木门、马桑寨占领后，复前进至牌坊垭之线与红军作战，王师余大经团集中迫击炮向中奎寨轰击，据守该地的红军即行撤离（此次红军系白天撤离，为从前所没有的）。左纵队其余各部遂将牌坊垭一带据点完全占领，并乘势向长池前进。

长池是到南江必经之地，是一个军事据点，红四方面军于此凭险固守。田军左翼纵队至此，即以覃旅担任攻击，伤亡甚大。曾起戎旅赶来增援，又经半日战斗，仍未奏效；再以吕康旅从右侧向红军进行袭击，激战一日，红军始向南江方向及八庙垭转移。三月二十五日田军将长池占领。

在长池占领之后，田颂尧命令右、中两纵队迅向巴河左岸地区全面展开攻势，以期有利于左翼纵队的收复南江县城，并命令左翼纵队立向南江前进。

左翼纵队在其向南江的前进路上，首先必须通过与长池隔河对峙的八庙垭。八庙垭山高路险，绝壁临河，俯视长池，不能作正面进攻，在其山麓有大小两条道路，可盘旋而上。由侦察得知：红军并未在道路上设工事。于是决定第一师吕旅利用黑夜渡河，攀藤附葛进至山腹。到拂晓时，向扼守小道的红军猛扑，将工事突破，直趋八庙垭。红军当即放弃八庙垭向后转移约十华里。吕旅在占据八庙垭后，立即布置防守，以待纵队后续部队的到来。吕旅当时所选择的第一线阵地，虽低于红军所占的对山，但正面狭小；并在第一线阵地后方约五十公尺的高地，布置了第二线阵地。第一师之曾起戎旅渡河后即进至八庙垭之右约十华里处。第三路之叶济时旅则于渡河后进至八庙垭之左约十华里处。各部队即准备向当面红军作有计划的攻击。

到第三日拂晓时，吕旅（当时有十七连人）突然受到红军约三团兵力的攻击，第一线阵地立被突破，经吕旅反扑，又将阵地恢复。两军由晨

至午，三次肉搏，战斗至为激烈，双方伤亡均大，吕旅的独立团团长何济民被击毙，由其团附何柱代理团长，又被击毙。田军当此危急关头，旅长吕康亲到第一线督战，始将八庙垭攻占。红军则转移到大明垭持续阻击田军第一师。

田军第一师部队于进占八庙垭后，继续向南江前进，当进至沙河子（八庙垭前方约三十华里）时，得知南江县城已为该纵队的另部占领。而田军第一师仍被红军沿途阻击，经过逐次战斗，始逐段向大明垭前进。到大明垭时，首由曾旅正面仰攻据守该地的红军，伤亡甚众，屡攻不下。团长邱芳如负伤，所属连队在一日之间伤亡达十七人之多。最后电吕旅从曾旅左侧，利用地形隐蔽向红军侧背攻击，虽仍仰攻，但因绕至红军右后，遂迫使红军稍事后移；唯大明垭的红军仍坚守如故，遂形成相持状态。在第二天红军大举反攻，经过一天的激战，双方伤亡甚众，红军始将大明垭放弃，同时放弃了大明垭后五华里的乌龙垭。

田军左纵队其他部队从长池出发后，即向两河口、观光山之线挺进。在观光山受到红军的有效阻击，争夺十分激烈，后红军向柳林溪方面撤退，并于四月上旬，将南江县城放弃。

田军右翼纵队各部，原在驷马乡方面与得胜山之红军相对峙，接到向通江攻击前进的命令后，即以李炜如路的汪、黄两团为第一线，以刘鼎基团为第二线，向得胜山展开攻势，受到了红军有力反击，第一线的两团部队遂被击溃。汪团之程绍颐营长负伤，全部仍退回驷马乡整顿。罗师之谢庶常旅则攻至八家坪。

田军中央纵队在接到进攻通江的电令后，即经鹦哥嘴向通江前进，以协助右翼纵队攻取通江。

田军左翼纵队之第一师经乌龙垭向通江城北之涪阳坝、新场方面推进，以期切断通江后路，俾有利右、中两纵队进攻通江县城。曾起戎旅经乌龙垭（柳林溪以西）向通江城北约七十华里的新场推进；吕康旅则经乌龙垭从曾旅之右向通江城西北方面前进。其时，田军判断红军可能在右后受到威胁时，会将通江、巴中之间的部队向后转移，并将通江县城放弃。吕旅在渡过通江河进至距通江城北约四十华里的涪阳坝，即向后山红军猛攻，占领了该地。据知此地距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仅约二十华里。他们以为再事推进，红军便非撤离川境不可。

田军左翼纵队其余部队于四月中旬自南江及

其附近地区出发，向通江方面推进，沿途未遭到红军之有力抵抗，竟得深入通江境内。四月下旬，王铭章师各部分头进攻白院寺、程家坝，五月初将各该地占领。

原来因进攻得胜山红军而受挫退回驷马乡整顿的右翼纵队李炜如路，见中、左两纵队进展迅速，再由驷马乡向得胜山、杨家店，大下山等处进攻。其黄团利用夜袭，占了毡帽山、双凤场。

得胜山为通江右翼门户，素称天险，而双凤场又为得胜山门户，虽有红军扼守，但当四月下旬田军各部队进迫各该地时，并未受到有力抵抗。据探报，红军所留置之少数兵力亦逐渐撤退，李炜如为贪首先占领通江县城之功，乃令汪、刘两团沿得胜山山脉急进，当行抵猫儿寨（距通江县城约五里，直下是笔架山，可以俯瞰通江城）前方时，突然发现少数红军警戒，乃不敢大胆前进，遂于猫儿寨附近布置警戒以观动静。是晚，发现红军有灯火自鹦哥嘴方面向通江移动，该路前线指挥官断定系红军主动撤离，李炜如即令刘鼎基旅长转令汪团以小心谨慎的态度向通江县城摸索前进。五月一日，以一个连在通江县城附近侦察，确知县城内已完全无红军，始于五月二日进入了通江县城。

至此，二十九军攻取通、南、巴之目的已达到，但他们却妄图乘势将红军完全迫离川境。

二十九军进攻柳林溪 被红四方面军击溃概况

当红军撤离通江县城以后，二十九军前线指挥人员一时不知红军主力究竟转向何处，继而逐渐侦知红军系向毛浴镇、苦草坝、平溪坝方向退走。

田军右翼纵队及中央纵队于占领通江后，逐步向苦草坝地区搜索前进，沿途均无红军踪迹，直到川陕交界的巴山山脉始发现右方某山寨有少数红军出没，于是该两纵队的前进部队，即沿着山脉布置警戒，停滞不前，一直到五月中旬。

田军左翼纵队何德隅路的叶（济时）、杨（特生）两旅于五月中旬已进占三骡山；第五师之谢安华、舒仕林两团已进占贯口山；第四师之李鋈陶旅及第二路之杨选福旅已将大口子占领，并进到五台山。纵队司令部已进驻陈家坝。此时准备将左翼纵队的攻击目标指向于柳林溪、梓潼庙两地。

在上述情况下，当时二十九军各部的前线指挥官，都错误地认为红军不堪重兵压迫，撤离川

境已属必然之势，因而对红军可能采取的其他措施则毫无准备，满以为不待旬日之间，即可“奏凯回师”，一般都踌躇满志，得意忘形。而此种骄矜之气，尤以左翼纵队为甚。

田军左翼纵队在进至前述之线后，即由第二路司令刘汉雄指挥李鳌陶、杨选福、杨特生、覃世科诸旅及余大经团等约九团以上的兵力，沿滴水岩、猫儿山、椿树坪等地，以追击的态势前进。部队在前进途中曾拾得文件箱一口，内有拟向汉中撤退的计划略图一份，关于路线里程及各地有无工作人员与各地区可能征得粮秣多少，记载颇为详尽，并有攻略汉中的作战指示。此时该纵队各部指挥官咸认红军确已无力再战，齐向柳林溪挺进，沿途仅有小接触，并有红军战士在第一线喊话说：“老乡们！我们不同你们打仗了，我们要到汉中去了，以后在陕西再会。”左纵队司令王铭章此时曾召集各部队高级指挥人员商讨进攻计划，一致认为占领柳林溪不过指顾间事，应即电催右、中两纵队迅速前进，乘势横扫苦草坝，早竟全功，藉以显示左纵队的战斗力。可是当时，右、中两纵队因连日阴雨山洪爆发，无法前进。

田军左纵队各部队指挥人员，虽对红军主力

真正所在及真正意图未能掌握，但贪功心切，急躁万分，单独向柳林溪冒进。当进至柳林溪、小骡马山、大骡马山之线，才发现红军的有力部队在此布防。根据前线指挥的错误判断，认为这是红军从各方面集中兵力因撤退不及而在此布防的，它只不过是掩护其主力撤退的后卫阵地，如经有力部队加以压迫，不难一举将红军迫离川境。于是，刘汉雄即令杨远福、杨特生两旅攻击大骡马山；李鋈陶旅攻击小骡马山及柳林溪以威胁红军侧背；覃世科旅则在古楼子为二线部队；余大经团则位于高集子为总预备队，决定于五月二十日全线同时进攻。当刘汉雄路进攻大骡马山，李鋈陶旅尚徘徊未前之际，红军即以主力部队先行击退刘汉雄部，再将兵力转用于小骡马山方面。李旅在刘师攻势顿挫以后，乃仰攻小骡马山，此时红军已集结优势兵力从小骡马山居高临下，一举出击。正值李旅被击无法立足之际，红军的另一部兵力又由柳林溪左后之空山坝、余家湾等地绕出李旅侧背，抄至其后方约二十里之水磨场，将后方交通线完全切断，并分兵抄袭第二线部队及余大经团。于是前后部队纷纷溃乱，人自逃生，委弃军械、辎重甚多。刘汉雄路受左翼李旅崩溃影响亦分道突围，在退却路上互相践

踏，溃不成军，第四师团附曾慎修被踩死。加上当时大雨倾盆，山洪暴涨，交通更为之阻塞。李璆陶当时曾悬赏五千元，令所部占领高集子作收容阵地，但官兵已不听命，只顾夺路奔逃。余大经团在突围时，整团被红军包围缴械，余本人仅以身免。刘、李各部退至官路口收容残部不过千余人，所有武器、辎重及全部九团兵力，损失被歼殆尽。叶济时旅退至观光山附近赵光岭时亦受到红军袭击。当时纵队司令王铭章严饬各部队固守观光山之线以挽颓势。惟因官兵皆无斗志，各部队指挥人员认为勉力再战，必将全军覆没，于是决定全线取道元潭、阴灵山向广元退却。途经麻石寨时又遭红军截击，并被跟踪追至木门附近，左纵队的残兵败将不得不作垂死挣扎，始免于被全歼。此后陆续退到广元，扼守嘉陵江之线。

其时，前进到涪阳关、新场附近之田军左纵队第一师部队，当得知纵队主力在柳林溪被包围聚歼的败耗，立即回经乌龙垭，向苍溪退却，沿途均被红军追击，由吕旅殿后逐次抵抗，节节后退。该师到苍溪后，随被调回中坝休整。

原来停滞于苦草坝地区的中、右两纵队，在知道左翼纵队在柳林溪惨败的消息后，遂立向巴

河右岸逃走，退至巴中附近。

五月二十六日红军收复南江，五月二十九日收复通江。

在柳林溪一役中，二十九军损失了约十三个团的兵力，官兵意志消沉，逃亡甚众，高级头目也完全丧失作战信心，一蹶不振。

自二十九军部队在柳林溪溃败，直到六月下旬退到沿仪陇、三江口、黄连垭、恩阳河、高坡、喻家嘴、旺苍坝、广元之线，始稳住脚步，从事收容整顿。在此战况急转直下的当儿，田颂尧除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和吁求川中邓锡侯、刘文辉等军阀停止火并，一致对付红军外，他自己就设法在阆中、苍溪、昭化、广元等城及沿嘉陵江右岸重新部署，以图苟延自保。

附：

国民党川军第二十九军

军长：田颂尧

副军长：孙震

第一师师长：董宋珩

副师长：税梯青

第一旅旅长：吕康

第一团团长：杨光明

第二团团长：马锡光
第二旅旅长：杨哲远
第三团团长：李庶康
第四团团长：樊同炯
第三旅旅长：曾起戎
第五团团长：邱芳如
第六团团长：熊孔修
师属独立团团长：何济民
第二师师长：曾宪栋
第四旅旅长：胡开莹
第七团团长：肖俊
第八团团长：叶绍良
第五旅旅长：廖刚
第九团团长：黄昭忠
第十团团长：马泽
第六旅旅长：古鸣皋
第十一团团长：戴煜焜
第十二团团长：曾亚伟
独立旅旅长：李景骅
第一团团长：张植
第二团团长：王龙文
师属独立团团长：胡临聪
第三师师长：罗乃琼